

第一屆
新
北
市

文學獎

屆新
北
市

新
北
市、新
文
學、新
心
靈



散文 第一名

細微之島

黃郁茜

個人簡歷

生於馬年。在板橋長大。臺大人類學系所畢業。現就讀於美國。

儘管父母都來自於以產蓮聞名的南台灣小鎮，我卻一次也沒看過小鎮的蓮花盛開。並且直至多年以後，才曉得原來父母的故鄉盛產蓮花。（而我的故鄉盛產什麼呢？大概是狹窄的天空吧。）

儘管不曉得念人類學的作用是什麼，卻還是耗費整個青春去念了。因此也繼承了父親的遺憾——「為什麼孩子不是外文系或法律系畢業的呢？」至今我仍無法解釋為何念人類學。就像無法解釋為何寫作，以及為何不寫作。我知道的僅僅是：雖然小時候老師總說「讀書是為自己而讀」，但對現在的我而言，寫作並不只是為自己而寫。

得獎感言

寫作〈細微之島〉時，我從塵土島暫時回到美東，申請田野預調經費，也參加一場佛法教授。法會結束，又飛回塵土島。離開前夕，語言老師已經病了。出於一種擔心，我寫完了這篇原本寫不完的文章。

彼時，我還不曉得，另一種擔心，如同逐漸上升的海平面一般，已經盤據島民的心頭。據說，來自中國大陸的資本家，正準備在塵土島從事長期大型開發計畫——高爾夫球場、賭場、可容納萬人的旅館。「據說他們要蓋八座高爾夫球場。我們恐怕沒地方住了吧。」

教養好的塵土島人，敘述起這樁投資計畫時，沉穩一如往常，只是帶著一點嘲諷與無奈。教養不好的我，卻已經生起氣來。

「這是我第一次以身為華人為恥。儘管兩岸政府不同，漢族沙文主義卻沒有不同。」

無論如何，能以中文文章得獎，尤其是得到家鄉的文學獎，要感謝許多人。謝謝評審的抬愛。得獎真的是很大很大的鼓勵，讓我對自己早已被西化語法磨鈍的筆，重拾一點信心。謝謝塵土島的語言老師。任何時候，只要 skype 回那沒有高速光纖電纜的島嶼，儘管通話總是得間隔五秒才聽到下一句，你愉快的聲音總是支持我繼續做研究的動力。謝謝怡欽表哥一家，在旅途恹恹之際，仍慷慨讓出旅館客房，使我有一方明淨的書桌得以寫作。謝謝菁珊三年前帶我走一趟雲林。此刻，雲林的孩子，仍然在新北市工作嗎？

第一屆
第

文學獎

屆新北市

新北市、新文學、新心靈

散文 第一名 | 細微之島 黃郁茜

夜航

如果有一種鳥，可以在幾分鐘之內，飛越整個地球——那麼，這可能是藏人在千年之前記載在藏曆中的，飛翔在空中的鐵鳥吧。

2008年夏天，我結束塵土島的初步田野調查，從關島轉機回臺灣。在一個查莫洛藝術家的藝廊中，我看見一幅夜間世界地圖。

太平洋黑暗沉默如宇宙，亦如古老不言的大地。夏威夷島像是細小的鑽戒，關島則是更不起眼的珍珠，微弱地閃耀在太平洋的中央。

帛琉依稀可辨——大概是四等星的光度。隔鄰的塵土島，隱沒在夜空之中。

新幾內亞島，漆黑一片。

澳洲大陸，僅有微弱的星光點亮東南角的雪梨。澳洲內陸，著名的夢的旅程地——原住民在內陸沙漠追尋先人的足跡，依靠著夢境，在岩漠中航行——完全陷落。

往北，經過印尼、馬來西亞、菲律賓——四等星光度微弱勾勒出群島輪廓——就是臺灣。被稱之為「美麗之島」的島嶼。西海岸明亮如初生新月。東岸則遁入黑暗，如同月蝕。

日本四大島，如一串明亮的珠鏈。

香港、廣州、上海、北京……閃耀如昴宿星團。內陸則隱遁入夜空——中亞草原與沙漠，西南縱谷與高原。草原民族、遊牧民族、馬背上民族的居住地……世界屋脊，藏地，則完全黑暗。

歐亞內陸，出乎意料地漆黑一片。莫斯科與聖彼得堡除外。它們是夜空中的兩簇星。

巴黎明亮。柏林明亮。倫敦明亮。蘇格蘭黑暗。

紐約亮如天狼星，夜空中的一等星。

北美內陸一片黑暗。大湖區稍稍明亮。愛達荷黑暗。華盛頓特區微弱地亮著。些微光點散佈在德州。

洛杉磯明亮。西雅圖明亮。似乎光線都聚集在大洋邊緣的陸地。

南美，巴西聖保羅明亮。安地斯山區一片黑暗。

夜間世界地圖，簡直像是全球經濟勢力的圖示。在關島「最後一個查莫洛人」藝廊中，藝術家告訴我：他是西班牙後裔。事實上，已經沒有純種查莫洛人了。他問我：知不知道，大概在十五世紀，曾有一個中國人航行到南太平洋，帶領查莫洛人擊退異族人，並且婚入成為查莫洛氏族的一支？他翻開印刷精美的歷史書，讓我看那中國人的髻飾。我大吃一驚。或許是明朝時代男子的髮髻吧。然而相同的髻飾，我也曾經在塵土之島看到過。

距離

「這塊土地非常非常古老了。沒有岩石。所有的岩石，都已經風化為塵土。」語言老師這樣告訴我。

由於西太平洋並不存在於臺灣島人（或者，美麗島人）的認知地圖中，描述塵土之島的地理位置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就如同，雲林箔仔寮到臺北的距離，可能遠超過臺北到東京，甚至臺北到紐約。又像是，試圖對山的民族描述大海的多相與多變，對海的民族描述大山在靜默中的聲音。

與我一樣是念人類學的朋友，在我即將離臺前往塵土島前夕，帶我走了雲林一趟：箔仔寮、廣溝厝、口湖、三條崙、飛沙……「從臺北到雲林的距離，恐怕比臺北到東京還要遙遠。」朋友開著車，專注地望著前方：「因為臺北人的眼睛，不願意回過頭來，看一眼他們背後的鄉鎮。」

我轉頭望了朋友一眼。她仍專注地望著前方，表情讀不出任何變化。就像是陳述今天早餐吃了什麼一樣。我坐正，望著前方的陌生道路與路標。

我想起首都與我成長的衛星都市，僅有一橋之隔。但，整個國中時代，我都覺得首都高中距離我那大漢溪邊被認為「出產流氓」的學校，實在是難以想像地遙遠。高中時代，搭著一路晃盪的公車過橋上學，我又覺得，首都長大的孩子，與衛星都市長大的孩子，總有著細微的差異。首都的孩子，有種渾然天成的自信神色。走路時，他們的背脊挺得比較直。他們多半戴隱形眼鏡……差異再怎麼細微，終究是差異。就像是橋隔開了兩岸。而兩岸總是不同。

直到念了首都的大學。在首都北端工作。又負笈到了美東。過去以為難以企及的距離，隔著時空，以及逐漸長大的心識，已經不再遙遠。或者說：差異依然存在。但我已不太在乎。

雖說如此，我和朋友在談及距離的話題時，仍然不看彼此。儘管我們只有半個手臂之遙。

就像是，塵土島人談話時，目光往往落在遠處或者不遠處的樹叢或者房子。可能是幾步遠的山茶花樹、椰子樹與檳榔樹。幾呎遠的香蕉樹。或者，更遠處，層層疊疊的，分不清是什麼種類的樹與藤——露兜葉樹、比人高的雜草、隱沒在草叢後的旱芋。也可能，是落在一株我叫不出名

字的大樹，想著那樹木的用途。他們的目光不會直視對方。一如老一輩的美麗島人，在廟埕大樹下泡茶將棋閒話時，是不會望著對方的。

塵土之島

塵土之島，是一座形狀如倒三角錐的島嶼。麥卡脫座標上，位於北緯十度、東京一百三十八度。馬里亞納群島以南，屬於加羅林群島的一部分。在美麗島人的世界地圖之中，它位於菲律賓以東，關島西南。隔鄰就是帛琉，美麗島人偶爾會去旅遊的地方。

一座非常古老的島嶼。

語言老師告訴我，塵土之島的名稱，雅浦，原意為「近於塵土」。

島上已經沒有大塊沈積岩，觸目所及，俱為紅棕泥岩。民族誌記載：這是一座火山島。但地理常識又告訴我，火山灰土壤通常色澤深黑、豐腴肥沃。那為什麼我所見到的土地都是紅棕色？塵土島的人們又常嘆息，地力已經很薄很薄了。

那紅棕色的泥土，一旦黏附在白襯衫上，很難刷洗，總留下淺淺的的赭痕。比檳榔渣痕要淡些。

像是一種賤民的標誌。一個塵土島的女孩告訴我，同學朝她吐檳榔汁，只因為她的父親來自外島，而她家在村子終沒有地位。檳榔汁留在學校制服上，難洗極了。

有形與無形的標誌難以洗淨。像是我洗之不去的羞怯。而這頭髮上有蝨子的年輕女孩，眼裡有著很深很深的平。

察覺到我的擔心，她安慰我：「別擔心。我會克服的。我知道如何與人打架，保護我自己。」

雲朵

塵土島的老師告訴我：對塵土島民而言，海是連結，而不是阻礙。所以，他們不害怕遠航。在搖蕩的獨木舟裡，人們讀星空、潮水、海浪、風向以判讀方位。甚至，嬰兒可以在水裡出生。老師說：久遠以前，塵土島曾經主導了整個西太平洋的貿易，在他們的語言中，甚至有“Taiwaang”這個字——一個位於西北方的遙遠島嶼……。

我沒有多少待在海裡的經驗。只能從飛行的經驗想像。

我念書的小鎮位於美國東岸。前往塵土島，得換四班飛機，連續飛行超過二十四小時。從美麗島到塵土島，同樣地，至少得換兩班飛機，連續飛行六小時。稀少的班次延長了在機場等待的時間，使得旅程更加漫長——一如，臺北到箔仔寮的距離。

在長途飛行的過程中，我第一次平視著雲朵，見識到它們懸浮在大氣之中的各種形狀。

從美東飛往塵土島，先停留德州。深夜。夜空透明。腳底是大片沉默如汪洋一般的黑暗。偶而有鬆軟浮雲閒閒垂掛。

白晝，由德州往西飛。雲朵阡陌縱橫，底下就是廣大深綠的陸地與湖泊——原來也有雲的農田。

飛經大峽谷。峽谷歷歷。乾爽無雲。大地的黃面孔上被刻劃出深如犁溝的皺紋。看得到被印地安人稱之為 kiva，用以儀式集會的大地穴。或許，以美麗島人的語言而言，就是印地安人的小巨蛋吧。

在大峽谷邊緣，也看得見宛如麥田圈的廣大田地。

航程橫跨北美洲與太平洋。德州的下一站，是夏威夷。

太平洋上空晴朗澄澈。「晴朗得可以敲出聲音來」。雲朵掙脫了陸地的束縛，一下子活潑起來——巨人群舞。羊群成圈。或拔空而起，形成巨塔與城堡。雲朵的影子倒映在海面上。

巨大無邊的海面如巨大無邊的天空。有時，有一隻油輪在海面上緩慢移動著，如同細小的鳥兒。又像是針尖。

油輪上的人們，若抬頭見到飛機，恐怕也見到一隻細小的鳥兒，在高空海洋上，無聲無息地緩慢前進吧。

降落夏威夷前，看見雲霧由年輕的火山蒸騰而出。是一座年輕的島。

跨越晝夜，跨越洲陸與海洋的飛行。在飛機上，透過窄小的窗戶，望著陸地與水面上雲朵的多姿，忍不住想：是否，雲朵也是地面業力的一種顯現？水氣蒸騰，往上凝結成雲，降落成雨，再凝結成雲，如是往復。人在憤怒、悲傷、鬥爭、嫉妒之時，身體裡面的水份是否也隨著進入大氣，成為雲朵的一部分，然後因為洋流、風力、日照，再形成各式各樣的天氣現象？比如在熱帶洋面上形成的颱風，以及在乾燥內陸形成的龍捲風？不知道上個世紀，大規模戰爭在歐陸與海域上爆發時，當地的氣候狀況，是否也隨著變化？

對話

「你知道，我們不害怕遠航。我們認為，世界就像是一個倒扣的鍋子。你航行到了邊緣，就會抵達陸地。西方人是否認為世界像是一個盤子，到了邊緣就會掉下去？我們不這樣認為。」

「有的情況下，陸地忽隱忽現。」

塵土島語言老師談起朋友在海上漂流的經驗。

「那正是日落的時候，潮水很高。他們駕駛小型動力船。馬達失去動力了。船在海上漂著。」

「他抽繩索試著啟動馬達。馬達嗡了一下，還是不動。慢慢地，他們距離陸地愈來愈遠。人在船裡，船在潮水裡。陸地忽上忽下，有時消失，有時出現。」

「然後天色慢慢地暗了……」

「這時候，我的朋友，拿出了檳榔盒，開始打起檳榔。打完了，他就慢慢地嚼。」

語言老師模仿起朋友的神情——他直直地望著叢林深處的某一株樹，面無表情地嚼著檳榔，一面槌打著手中的檳榔渣。

「休息夠了。」

「他深吸一口氣，開始把空氣打入馬達。長長地、穩穩地一抽。」

「那個時候，油管上已經破了一個孔。」

「馬達微弱地嗡了一聲。還是不動。」

「他再穩穩地一抽。」

「馬達發出了聲音，咕嚕咕嚕，咕嚕咕嚕，然後轟隆轟隆，動了起來。」

「我對朋友說：你一定得有足夠的自信才敢做這樣的事情。」

然後，老師繼續打他的檳榔，慢慢地說：

「事實上是，你需要待在水裡夠長一段時間。」

「你的時刻會來到。」

當語言老師這樣跟我說時，我們都不知道，他當天下午就病了，而我將有一段時間無法見到他。就像是，三年前，我初次來到塵土島，這個絕大多數美麗島民不認識的地方，事前我無法預知，教授們也無法預知。年少時，往返橋兩邊通勤的我，更無法預知。

那所大漢溪邊的學校——據說盛產流氓，但卻擁有都市難得的廣大天空。十五歲，準備大考的年紀，我們最喜歡做的事，就是在難得的晚休時分，走到操場邊，凝視觀音山的日落。以及大漢溪上昇起的模糊水氣。

那時正在準備一種稱為「聯考」的考試。人生的第一場大考。

當時我以為，上了大學，我會念文學與歷史。但，十九歲，我決定念人類學。出於一種自己也不曉得的原因。

對人事的無法預知，就像是對於海相的無法預測。又像是，心意識在投胎受生而展開一場輪迴轉世之前，對於未來世的許多經驗，或許早已知道，又或許並不知道。

在無法預測之中，始終有些不變的因素，可以掌握。比如，相信「對的時刻終究會來到」。如同那語言老師的朋友，始終相信他會著陸。

塵土島與我

三年前的夏天，在美東小鎮念人類學的我，決定前往塵土島進行田野先期調查與學習當地語。

人生的諸多選擇，有著深淺長短遠近，因陀羅網一樣的因果關係業力牽引。人問我為何選擇塵土島？我的答案往往模仿從前中學生必讀的陳先生作品——「你為什麼來美國？」「為什麼不？」

為什麼不呢？儘管美麗島人幾乎從未聽說過塵土島，但這座位於密克羅尼西亞——「細微諸島」的島嶼，卻容受了南島民族與印度種性制度的因子。又有著極為長遠而不可考的歷史。恐怕與中國一樣久遠。

只是，他們沒有文字，因此沒有「歷史」——一門被有文字的文明所界定的學科。

2007年離家赴美，念人類學——一門在臺灣已經念了一陣子，而又將到美國繼續念好一陣子的學科。彼時，我不知道，自己即將開始一項人生功課——開始學習：生住異滅的表象之下，不常不斷的實相。

在異國求學，很多時候像是在懸崖邊奔跑，一停步，就被迫往下望——那腳邊的深淵，與其說是深淵，不如說是內心恐懼的化現。如同尼采說：「當你凝視著深淵，深淵也正凝視著你。」

又或者像是黑暗中的大海中航行。你並不知道前方是哪裡——那是一大片未知的領域。你只能靠著對星空、風向、潮水、洋流、氣味的認識，在想像的麥卡脫座標上，緩慢移動著——甚至，沒有座標。可能仍然被潮水攜帶回原處。你並不知道，蹲坐著的獨木舟板底下，是否有著深不可測的海溝。從海溝之中，是否有一隻無形的手伸出來，抓住你，讓你以為自己在移動，但其實沒有——就像陸地上的鬼打牆。但不同於陸地。在陸地上，你明確知道自己在移動著。然而在海上，你失去了一切可以比對的座標。

遙遠的星空可以做你的地圖。但雲層太厚，或者是在白晝，你又看不到星空。

研究所生涯，有時，以為自己確實地在前進著。有時發現自己原地不動。但更多時候，經驗到的，是高昂激烈的心識——比如「一定要做出好的研究來」。以及，伴隨而來的，無以名狀的深沈疲倦——比如「究竟什麼是好的研究呢？」

我沒有打過檳榔渣。當馬達失去動力時，倒常常抱著膝蓋，望著天空。

逐漸地，我認識到，人的心識，其實就像是大海。表面的風浪，掀騰、激烈、短暫，終將過去。真正左右全球氣候的暗流，往往潛藏海底，深穩無波。無有興奮，無有疲倦。

虛空

世界地圖以大西洋為中心，將太平洋割截成兩半。但若把世界地圖裁開，重併，將太平洋置於中央，則太平洋也可以說是一個被亞洲與美洲大陸包圍的湖泊。中央，是廣大的虛空。

但並不是虛空。廣大的海洋之中，有著地圖上簡直點不出來的小島。他們是幾千年前從亞洲大陸邊緣群島區，往遙遠未知大洋航行的南島民族。

這群人，也經過美麗島。甚至，也有可能是來自美麗島。考古學家沒有證據，只能假說。

塵土島，位於密克羅尼西亞。細微諸島。西太平洋上的小島區。據說，世界上最深的馬里亞納海溝，其實就在塵土島北方不遠。塵土島以西，也有著極深極深，世界排名第十的海溝。

居然有來自遙遠美麗島的居民（而不是來自北美大陸），來學習塵土島的文化。這超出了塵土島民的日常經驗。但他們畢竟擁有極長遠的歷史了，心識像大海一樣深廣難測。總是神色自若。你讀不出他們的面部表情。

2008 年夏天，停留塵土島一個多月。離開時，他們說：「你再回來。」我說：「我再回來。」

但之後，我迷航了。一漂流，就是三年。2011 年夏天，我又回到這塊古老的土地，語言老師已經老了。人生大海難測。我們都不敢百分之百地保證，下一年，我可以如願回到塵土島，做博士學位所必須的長期田野調查。

「但是我有信心可以再回到這裡。就像是你在海上漂流的朋友，有信心一定會靠岸一樣。」我對語言老師說。他點點頭。望著前廊的泥土地。

「請你三年後來參加我的畢業典禮。三年後，我一定拿到學位。」

已經開始病了的語言老師，點點頭，說「只有上帝知道。」

離開精神已不能高度集中的語言老師。我看起來悶悶不樂。

「你還沒有到海上過。」塵土島的叔叔說：「下次你來的時候，我和嬭嬭帶你去航行。」